

范祥雍古籍整理匯刊

廣韻二家校勘記補釋

范祥雍補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廣韻上平聲卷第一	
紅東第一 獨用	都冬第二 鍾同用
宗鍾第三	宗江第四 獨用
支第五 脂之同用	脂第六
而之第七	非微第八 獨用
魚第九 獨用	遇虞第十 模同用
模第十一	模齊第十二 獨用
佳第十三 皆同用	皆第十四
灰第十五 咍同用	咍哈第十六
真第十七 諄同用	諄第十八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范祥雍補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10

(范祥雍古籍整理匯刊)

ISBN 978 - 7 - 5325 - 5972 - 5

I. ①廣... II. ①范... III. ①廣韻-注釋
IV. ①H113. 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25118 號

范祥雍古籍整理匯刊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

范祥雍 補釋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1.125 插頁 3 字數 252,000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3,300

ISBN 978 - 7 - 5325 - 5972 - 5

H · 64 定價: 38.00 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出版說明

范祥雍先生（一九一三——一九九三），祖籍浙江鎮海，生於上海南市，著名古籍整理專家，尤精於版本文獻之學。先生自學成才，而蜚聲學界。一九五六年由陳子展、胡厚宣、章巽三教授聯名推薦，受聘於復旦大學中文系，復任教於江西大學中文系、東北文史研究所，一九七八年後任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特約編輯，一九八六年聘為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

先生著述頗豐，經他編訂、點校、校證、補疏整理的典籍蔚為大觀，歷史類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戰國策箋證，歷史地理類有洛陽伽藍記校注、大唐西域記匯校（原收入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山海經補疏，宗教類有釋迦方誌、宋高僧傳、廣弘明集（未完稿），文學類有陳子展詩經直解校閱、陳子展楚辭直解校閱，藝術譜錄類有法書要錄、筆記類有管城碩記、東坡志林廣證，音韻訓詁類有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等。而文史通貫、無徵不信、博觀約取、敏而有斷之學風則一以貫之，允稱精深，堪為楷法。所惜「文革」浩劫，其著作如山海經補疏、東坡志林廣證等，多有散失，亦可扼腕浩歎。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我社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就出版了先生的洛陽伽藍記校注，一九七八年修訂重版，本世紀初又出版了歷劫復得之戰國策箋證。茲將范先生古籍整理之心血結晶，都為范祥

雍古籍整理匯刊結集出版，內涵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訂補、戰國策箋證、洛陽伽藍記校注、大唐西域記匯校、釋迦方誌、宋高僧傳、法書要錄、管城碩記、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其中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屬首次發表。忻逢盛世，文化昌盛，梨棗馨香，以慰先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二月

自序

今年春天我在蘇州得到一部過臨顧千里校本的《廣韻》（書為張氏澤存堂刊本），全書以朱墨二筆謄錄，細楷寫的很工整。審其內容，除顧氏的自校外，尚有過臨惠定宇、段懋堂二校本，此本實際為三種校勘的集合。前後有顧氏跋語八則（見附錄甲）。過臨者不知為何人。此校本未見有人引及（周祖謨氏《廣韻校勘記》引段校，與此本有出入，說見後），則傳錄似亦不廣。爲了保存前賢的遺作，我很想把它整理出來，別錄成爲校勘記，以便將來有機會可以流通。顧頡剛先生看到原書，頗贊同這意見，希望我完成此工作。五月間，我決意開始整理，逐條別錄。初意這是件輕易順利的事情。不久，問題陸續發現，覺得不是依照原文逐寫，即算了事，於是改變計劃，增做補釋，文字就擴大了好幾倍。化了三個多月光景，匆匆完稿。存在缺點很多，只好留待將來補訂。現在我將整理此書的經過分爲三份略述於後。

（甲）校記的考異：據我所知，顧氏的校本流傳有二種，其一見於《士禮居題跋記續錄·廣韻校本跋》。跋說：

道光壬午仲夏，坊友以李子仙手臨顧澗菴所錄惠松崖、段若膺兩先生校定本《廣韻》示余，謂新得諸子仙學徒蔣約人家。驗其字迹果然。臨本在嘉慶丁巳蓋在二十年前矣，故書不及近幾之

工。茲擇其與姓氏有證佐及《廣韻》向未載其姓者，自補書一二，摘錄於余所輯《廣韻姓氏考》上。有云惠云者，松崖先生說也。不繫某某云者，未知誰何。其中載顧澗蕢說一條，又載璣寅案，雖未詳其姓，以同時求之，璣者費士璣也，寅者同時有兩人名寅者，一蔣寅，一顧寅，未敢定誰何耳。福云者子仙也。惟若膺說不見姓名，或前云不繫某某者或段說耳。段、李皆作古人，澗蕢又交絕，無可訪問矣！（案江標的《黃菟園年譜》此文作《廣韻姓氏考》原稿跋，二書同爲一人所編，標題互異。原本不可見，未敢強定，但從文義上看來，以作《廣韻》校本跋爲是，今從題跋記。）

此李本爲何人所獲，續錄未提及，不知今在何處？以顧氏跋語（見附錄甲）考之，顧氏臨惠段二氏的校本爲乾隆乙卯（一七九五年），李氏臨顧本爲嘉慶丁巳（一七九七年），相距僅二年，所以李本是據顧臨初本，亦即爲惠段二氏的校本，（顧氏按語祇有一條）與此本時間前後不同。黃跋所云惠氏校語作惠云者，此本不然，我猜想李本或以一色筆過臨，所以補惠云以別於段校。顧氏原本未必如此。李氏和費士璣的校語，此本亦有之。（有福案三條璣案一條），大概顧氏與李費二人爲朋友，偶有所見，彼此互錄，故二本相同（黃跋中稱黃的，此本未見）。李費二人名不顯，我將他們的簡歷介紹後面。

李子仙福字備五，吳縣人，嘉慶丙午舉人，擅詩詞及行楷，書宗褚河南，圓勁多姿。（《墨林今話》十）

李福字備五，爲諸生，以科舉教授鄉里中。及門多高第，而福晚年始預鄉薦。屢上春官不第，就職州同以卒，生平最工書，書法在虞、褚之間。（《蘇州府志》八十四）

費士璣字玉衡，一字在軒，少穎悟，過目成誦，五經三禮註疏背誦無遺，古禮同異之辨，言之如指掌。受業於王鳴盛、錢大昕之門，得其指授，於鳴盛之學尤能篤信。以歲貢舉嘉慶五年順天鄉試第二，大挑以知縣分發貴州，署都勻通判，歸卒於家。（《蘇州府志》一〇八。又見《國朝先正事略·王鳴盛傳》後）

還有一本見於《思適齋集·外書跋》。澤存堂本《廣韻·跋》二則，與附錄甲第五第六兩跋相同，而無其他各跋，理殊不可解。疑編者未曾見到原書，從他處來。我遇陳乃乾先生，曾以此詢之。據說二跋是由他鈔送給蔣祖詒的，原書確未寓目，跋從何處抄來，因日久記憶不清。則是否為顧氏原本，或為過臨本，有無其他跋語？只好存疑。此外，其他傳鈔本，當有不少，可惜我都未見到，不能與此本一校異同。

從周祖謨氏《廣韻校勘記》，知道涵芬樓藏有黃丕烈過臨的段氏校本。查《涵芬樓燼餘書目》有此書，為澤存堂刊本，並錄段、黃二氏跋四則。文很重要，全抄如下：

段氏跋

《廣韻》句容裴生名玉字蘭珍物也。乾隆戊子，予館于裴，此書相隨三十餘年，手訂譌字極多，後之人將取於此。嘉慶壬戌四月十四日玉裁記於下津橋朝山墩之枝園。

竹汀云：《廣韻》卷首云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唐韻》序乃云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不應《唐韻》轉倍《廣韻》，意兼注中字而言耳。玉裁謂孫恂上陳，天心以上恂自謂也，

以下謂元青吉成所爲。《雲谷雜記》所謂《廣唐韻》，蓋即此與？恂所爲以開元三十年爲限。元青吉成所爲成於天寶十載。疑本是二書。此序恐非恂原文也。俟更考之。丁卯十一月五載識。

黃氏跋

是書爲段若膺先生手校本，有朱墨兩筆。卷首跋語兩通，首墨次朱，恐先後所校，故以朱墨識別也。先生手校書甚夥，身後以白鏹三千金歸諸婿家，龔開寓觀察。先生有今似兩人，伯氏安貧，依然儒素。仲氏與乃姊丈關部事，頗以多財著，並徙而他宅，不復守枝園舊宅矣。伯氏余與之蹤迹亦殊疏闊。今夏持先生墓誌文過余，余亦遂往答之。遂及伊家事，始知極書俄貴，爲烟雲之散。詢以手澤，因出此《廣韻》相示，并許見借。暑天無暇，入秋來天氣漸涼，從事校勘，悉照校語臨之。中有朱墨圈及尖角在每字旁者，不知命意所在，姑於上平參悉臨之，卒茫乎未有知也，遂輟而不臨。先生於韻學甚精，著有成書，此必其所自爲，記認之處。傳據無人，不能悉其綱領，唯就正譌之處，纖悉臨摹，已見校勘此書之精，無逾是本矣。時道光甲申秋閏七月十三日古吳黃丕烈識。

望後一日覆勘一過，自二卷至五卷有校語及勘正處，悉錄之。大字及小字之○△，不盡臨矣。老堯。

案段氏第一跋壬戌爲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與顧臨段校本（一七九五年）相差七年，第二跋丁卯爲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年）與顧本相差十二年。段氏歿在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年）距第二跋又後八年，

而與顧本相差二十年。二十年中當然有不少訂補。顧氏後與段氏失和，自亦不會借臨。段氏原本不知是否存天壤間，則惟有從黃臨本可以知道他的最後定論。我沒有看到黃本，即從周氏《校勘記》所引與此本逐條對勘，（好在周氏將段校全錄）發現周本有而此本無的一百三十餘條，此本有而周本無的二百餘條，增多的校語是應有的，但爲什麼有些地方最後校本會比初本減少呢？黃本未見，不敢武斷。但我以爲總不外乎下列幾點原因。一、段氏晚年修正自己的見解，將不要之處刪掉。（此例引見於後）二、黃氏臨本或有脫漏。黃氏臨校此書時已六十二歲，又值秋初，暑氣未消，年老天災，細字臨寫，雖經覆勘，錯誤恐總難免的。三、周氏《校勘記》所據爲王靜安先生臨本並非直接錄自黃本，書經三寫，很容易有脫調。黃本爲段氏最後的校本，而此本可爲補證和參攷之用，並由此看出前賢治學的進修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段氏校此書有以○△符號注在字旁，此本無之，黃本未全錄，可惜。

（乙）校記整理的方法 如上所述，我無法見到這幾種原書以與此本較其異同，因之，要整理只好從本書解決。可是問題不太簡單。

首先，此本全書分爲朱墨兩色筆所寫，不標姓名，（僅極少數幾條有廣圻案、璣案、福案等字。）三家的校記怎樣區別呢？第一步驟先得解決此問題。查顧氏第一跋爲過臨惠校，是用朱筆寫的。第二跋爲過臨段校，是用墨筆寫的。其他跋語，除第六條用墨筆外，均以朱筆寫的。因之，我決定朱筆爲惠氏，墨筆爲段氏，（亦有例外，如去聲卦韻蕩字，朱筆改作蕩，顧氏朱筆眉批說：「段校未是。」又如一卷十九葉四條、三十一葉二條、三十七葉四條等都爲朱筆，據黃臨段校本亦有之，當爲段校。但此類並不多，祇二十條左右，我已逐條更正，故原則上仍爲無礙。）顧氏校語分見於朱墨二筆。問題算

解決一部份，但惠、顧與段、顧之間又怎樣區別呢？還得查考顧氏跋語。顧氏過臨惠、段二氏校語，均在乾隆乙卯，此後都爲自校。嘉慶乙丑以《集韻》勘，道光辛巳用洪鈐庵家藏宋本校，皆見於跋語。我就確定整理的原則如下：

- 一、凡標明名氏如廣圻案者；
- 二、凡有年月誌明在乙卯後者；
- 三、凡以宋本校者，第五卷以曹本校者；
- 四、凡以《集韻》校者；
- 五、凡前後別出，而有相同之點可以推定者；
- 六、凡於惠段二氏校語有所補正者。

這類都屬於顧氏，而從朱墨二筆中勾稽出來。餘下的朱筆屬於惠氏，墨筆屬於段氏。這方法存在着很多缺點，如顧氏校語不以前列各方式表示，就將它蒙上旁人名字，豈不厚誣古人？但我想不出更完善的辦法，（既無原本可從前後字跡的不同來辨別，又乏他本以資證佐。）與其憑主觀的判斷歸屬何人，寧願這樣，比較減少妄測，不至十分錯誤。

其次，此本過臨，字雖工整，但錯誤仍不少。中國文字形體複雜，點畫長短，即生歧異，字書尤其容易謬調，則校訂工作是不可輕忽的。這方面我定下三項原則，（一）錯誤顯明的，逕行改正，而注其原文於下；（二）懷疑不能決定的，則注當作某字於下，以待後證；（三）錯誤而無旁證可稽的，則照錄原文，存爲闕疑，不敢臆斷。

段氏校語我常參用黃氏臨本（周祖謨《校勘記》所引）作爲考訂，但黃臨本所有，爲此本所無的各條，不以補入，以免亂例。

（丙）補釋的起因 我原意將此書校語別錄爲校勘記，不打算作什麼補充。爲了對某些地方發生懷疑，就找尋原始材料，作進一步瞭解，隨手割記下來，不久，積了很多條，細繹全書，覺得有作補釋的必要，試述其理由。

第一，校記文字樸質，他們原爲自己參考之用，並想不到流傳行世，所以例證和根據往往都省掉，簡單地改作某字，或說「當作某字」和「某字之誤」。沒有注釋，一般人很難明悉理由之是否充足和校訂之是否精確。而會發生懷疑。

第二，段氏的校記，此本所據，不是他的最後定本，前面已講過。有些地方與後來見解很有出入。若單憑此書，不作全瞭解，未爲恰當。我以黃臨本考訂文字外，主要地參考他的名著《說文解字注》，碰到歧異，則注明於下。因爲說文注開始刻的時期爲嘉慶癸酉（一八一三年），刻成在嘉慶乙亥（一八一五年）五月，即段氏歿年，此書爲他一生精力貫注之作，刻成又最後，可以視爲段氏於音韻訓詁學的定論。例如本書上平聲覓韻覓字，段氏據說文大徐本改作魂字（本書一卷五十四葉六條），但《說文》注魂字，段氏却據小徐本、《廣韻》《韻會》和《字鑑》等書改爲覓字，是段氏最後的定論，《廣韻》的覓字爲不誤，（黃臨本無此條，可見後爲段氏所刪。）此類不可不予以釋明。

第三，《廣韻》的本子，在惠、段二氏時，祇有三種不同的刊本，（一）張士俊澤存堂刻本；（二）曹寅揚州詩局刻本；（三）明經廠本和顧炎武刻本是同一源的，爲簡本。顧校所據的有一宋本，即曹

寅刻的祖本。(他還看見元刻本，見《思適齋集跋》內，爲簡本。可惜沒有據做校勘。)而我們現有的《廣韻》除了上述三種本子外，(顧據的宋本是否存在，不知。)有古逸叢書覆刻的宋本和元泰定本(簡本)，四部叢刊的景宋巾箱本，傅沅叔舊藏的北宋殘本(存上平、上、去聲三卷)，上海圖書館藏的南宋刻本，日本金澤文庫藏的北宋刊本等，已較前人所見爲多。還有燉煌發現的切韻殘卷三種，燉煌和故宮的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二種，唐寫本的《唐韻》殘卷等更爲從前所夢想不及的，可以資助校勘很大，而於三氏的校語亦有所互證，這是不可以不加以補充的。所憾我能力薄弱，上述各種書未全見到，不能完全採用，這點自己亦很感不滿。

第四，前人習於暗誦，九經四史往往不翻原書，就憑記憶寫下，尤其是眉批劄記。這樣，錯誤是難免的，我們若不查根尋源，加以訂正，以誤傳誤，於前賢、於讀者都是不應當的。這工作我認爲不可省掉。

第五，考據學問往往後來佔優，這並不是後人勝於前賢，而是因爲印刷術進步，新材料發見，工具書增多，和方法的不斷改進，種種客觀有利條件所造成的。前賢受了時代的限制，有些地方沒有見到，我們須加以補充或改正，這也是必要的。

基於這些理由，我認爲將校勘記作一補釋尚不至會視爲多餘的事或浪費紙墨，補釋的目的不敢說翼贊前賢，只求於一般讀者可以幫助瞭解而已。狗尾續貂，恐總不非要貽譏大方。

惠、段、顧三先生在清代都爲第一流學者，著述閎富。治學謹嚴，爲後世大家所公認。他們於《廣韻》一書都化了很大精力。段氏自云：「相隨三十餘年，手訂調字極多。」(見黃臨本段跋。黃本與顧

臨本相距七年，則此校本亦幾近三十年了。顧氏治此書很勤，據跋語前後亦達二十五年。惠氏的年份雖不可知，但這是他晚年的校本，亦為成熟階段的作品。因之，其中勝義懸解，隨手可遇，不勝枚舉，無須再來贅述，書的本身價值可無懷疑。如有錯誤，或由我的淺陋所致，希望讀者有以教之。這是我祇將自己整理此書的經過一談。

補釋部份我自知瑕疵百出，而最感到慊然的是北宋本、南宋本、明刊本、故宮印的王仁昫《切韻》和劉半農、羅莘田二先生編的《十韻彙編》都未見到，只好留待日後補充吧。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一日上海

頃讀王欣夫大隆所輯《思適齋書跋》卷一《廣韻》校本跋六則，與此本附錄跋前六則相同，而無七八兩則。疑是遺去，或所據又一別本歟？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七日記

補釋例言

一、此書以惠、段、顧三家的校本爲主，如有愚見一得爲校語所不及的，概不列入。

二、原書爲張氏澤存堂刊本，此書據之。參校的本子爲（一）曹寅刻本；（二）古逸叢書覆宋本；（三）古逸叢書覆元本；（四）四部叢刊景印宋巾箱本。旁證的同類韻書爲（一）燉煌的《切韻》殘卷三種；（二）燉煌的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三）蔣斧印唐寫本《唐韻》殘卷。

三、曹寅刻本簡稱爲曹本，古逸叢書覆宋本簡稱爲黎本，後附的宋本札記簡稱爲黎原本，覆元本簡稱爲元本，四部叢刊景印宋巾箱本簡稱爲宋巾箱本。其次叙先巾箱本，繼之爲曹本、黎本、黎原本、元本，因元本爲簡本故列在後。《切韻》殘卷三種簡稱爲切一、切二、切三，燉煌的王仁昫《切韻》簡稱爲燉煌王韻，蔣斧印的《唐韻》殘卷簡稱爲《唐韻》。

四、所據各本祇列異字，有與張本相同的不重出。

五、黃丕烈臨段氏校本，我所據的爲周祖謨《校勘記》所引，簡稱爲黃臨段校本或黃臨本，不別標周氏書名。

六、顧氏校記，原文有時附注年月，以其與本文無關。此併刪去。

七、校記原文有譌謬者，隨文訂正，加注於下，以○標明，別於自注。

- 八、補釋以《廣韻》各本校其異同，而以《切韻》等書作爲輔助之用。
- 九、補釋以《廣韻》正文與校語並重，如所據的正文，有校語不及，而須要補充者，則詳證之。
- 十、此書有時徵引周氏《校勘記》語，必標明姓氏，不敢掠美。

目 録

自序	一
補釋例言	一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卷一	一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卷二	六三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卷三	一二七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卷四	一九一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卷五	二八一
附録甲	二三三〇
附録乙	二三三一
補釋引用書目	二三三三
後記	二三三七
補記	二三三八

廣韻三家校勘記補釋卷一

惠定宇棟 先生校本

段若膺玉裁先生校本 後學范祥雍補釋

顧千里廣圻先生校本

一葉

重刊廣韻序 朱彝尊序

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併爲一百七韻於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焮于問 顧氏云：「宋：文（欣同用）吻（隱同用）問（獨用）焮（獨用）張曹皆如此。」又云：「宋：（平聲）鹽（添同用）咸（銜同用）嚴（凡同用）。（上聲）琰（忝儼同用）賺（檻范同用）。（去聲）豔（榛同用）陷（鑑同用）釅（梵同用，○案梵，原書作凡，誤。去聲韻目校記作梵，是也，今正。）張曹去聲皆改而張尤不同。」

補釋 顧氏言宋者謂洪鈐庵藏宋小字本也。（見附錄甲跋七）以下言宋者皆倣此。平聲欣